

落



LUO

戴厚英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落

戴厚英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001号

LUO

落

戴厚英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06毫米 32开本 10.25印张 4插页 227千字

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00

ISBN 7-221-02598-4/I·638

定价: 6.10元

目 次

落.....	(1)
人之将死.....	(72)
高的是秫秫 矮的是芝麻.....	(95)
当死神扇动翅膀的时候.....	(146)

完成.....	(220)
归去.....	(228)
才子.....	(239)
迷津.....	(251)
偿.....	(259)
拐棍儿.....	(289)
母亲的“猫孙子”.....	(297)
老女人.....	(304)
大树底下.....	(310)

落

正是人们睡得最沉、梦得最香的时候，地球伸了一个懒腰，打了一个喷嚏。她实在太累了。驮着几十亿人口不停地旋转，还要照顾到和宇宙间其他星球的关系，这活儿实在不轻啊！而且，驮在身上的人口还在不停地增加着。人们一个个抢着生下来，却没有什么人愿意活到火候就死的。现在，她的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挤满了人，在她身上吃喝拉撒，说唱弹跳，还要动刀子动枪地互相残杀争夺，弄得她遍体鳞伤和污浊。她越是对他们敞开博大的胸怀，他们越是贪婪地活着。饿了就吃，病了就医，这还罢了，还要研究什么养身之道。长命百岁还不满足，竟然希望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无限的。唉！好像只要对她喊一声：“地球呀，我的母亲！”她就应该这样永远地劳累下去，旋转下去，直到把她榨干、压扁，从宇宙中消失。人们啊！什么时候你们能够学会知足，像日月星辰那样，该止则止，该移则移，我上你下，你起我落？要想一想踩在你们脚下的母亲

——啊哟！啊嚏——大地抖动了。

屋也摇，床也摇，盆儿碗儿往下倒。

人们再也睡不安稳了。他们从热被窝里爬起来，披着衣，赤着脚往外跑。没有人想到脚下的地球母亲，向她问一声安，讨一个好，而是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老小。奔跑中，有人还忍不住叫骂一句：“他妈的，地震了！”驮负着人们的地球一下子变成了他们的怨敌，他们密切地观察着她的动向，仔细地思谋着对策……

现在，这一座小楼在这一座宿舍里处于最优越的地位。第一，它不高；第二，它门前是一块空地；第三，它离宿舍大门最近，两分钟就能跑到门外的公路上、野地里。所以，人们自然而然地到这里避难了。

可是，这座小楼里竟然黑漆漆的没有一点灯亮，往常，阁楼上的灯总是通宵明着的，今天怎么也熄灭了？楼下的一对年轻夫妻贪睡难醒，还好说，但二楼的老头子和阁楼上的怪男人呢？也睡得这么死？人们彼此小声地询问，这个奇特的家庭会不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性急的人顾不得这些，门上窗上地乱敲起来：不能再睡了，地震了！

楼下的窗户里终于透出了灯光。人们放心地吁了一口气：“睡得这么香啊？”

为什么这座小楼的主人们那么沉得住气？是不是他们想减轻地球的负担，不在她疲倦的时候与她捣乱？不，不，他们没有这样的觉悟，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的好梦，不容易惊醒或不愿意醒。

这是一座精巧的日本式的楼房，住着三男一女，一家四

口。

这一家的家长——老头子居中，住在二楼一大间朝南的房子里，光线明亮，冬暖夏凉。他是一位退了休的社会学教授，在社会学这个领域里颇有一点儿名气。老伴已经去世，他便整天与各种报纸和客人为伍。老头子生就一副爱热闹的脾气，如今更是不甘寂寞，只要一天不来客人，他便要掉了魂儿似地长吁短叹了。好在，客人还是不少的。所以屋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，有时高雅，有时粗俗，有时还会有村夫般地嘲骂和舞步似地踢踏。对于一个古稀老人来说，这种生活也算是正常的吧？

楼下住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，按说，他们不能算这个家庭的人。可是老头子喜欢女孩儿，认了这个女学生作干闺女，还招进了一个干女婿。干闺女在一家妇女杂志当编辑，干女婿则是一个大学的新闻系助教。这对小夫妻恩恩爱爱，很得老头子的欢喜，所以与他们一起共同生活。

老头子的住房上头，顶着一个小小的阁楼，高不足两米，面积也只有六平方米。楼顶倾斜着，开着两扇比巴掌大不多的窗户，不注意看，还以为那只是楼顶上撑起的一片天窗呢。可是这里却住着这个家庭里的另一个重要成员，老头子的合法继承人，他的独养儿子——邻居们把他与阁楼联系在一起，因此叫他“阁楼上的男人”。

像老头子这样偏爱干闺女，招进干女婿，在别的家庭里一定会引起不小的纠纷，可是在这里却能够相安无事。都因为阁楼上的男人性情特别。这男人身上充满了怪味和谜语。比如，他好像一点也不关心什么人住进这座楼里，在老头子面前专宠夺爱，而只愿躲进自己的阁楼里自成天地。他在那间阁楼里干什么？只有天知道。据说，他本是名牌大学本科毕业生，现

在是一家大工厂的技术员，可是除了拿工资的日子，没人见他去上过班。也没见他跟哪个女人来往密切，谈情说爱，四十大几的人了，还是光棍一条。他与这个家庭的关系十分疏远，像个寄居者似的独自生活，对老头子既不沾不刮，也不闻不问。从阁楼下来的时候，路过老头子的房门，从不停留，只是有意无意朝房里膘上一眼，碰到了另一双眼睛就点点头，碰不到就更好，快步下楼去了。与楼下一对夫妻碰面的时候多些，也只是不真不假地开几句玩笑，此外便无瓜葛。有人说，他们父子不和。可是并没有人听说过他们争吵。也许，不争不吵愈见其感情破裂得深刻？又有人看见阁楼上整夜亮着灯，推测儿子已经到了对老子进行无声地抗议和报复的地步，要知道，整个楼房的水电费都由老头子支出。可是，这一切都只是猜测意会。

总而言之，这是一个颇为奇特的家庭，家庭成员中有一种冷漠的宁静，奇特的和谐。井水、河水偶然被盛到了一个盆里。河水向往着往日的宽广活跃，井水炫耀着自己的深沉、冷静。谁也暖不了谁，谁也凉不了谁。

他们，现在都沉醉在自己的梦里。如果我们知道了他们正在作着的是什么梦，知道他们在夜深人静，只身独处的时候想些什么，也许便能够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一家人的性格和他们的彼此关系了。可是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？

梦，总是关系着作梦人的隐私和秘密，把人家的梦写出来，岂不就成了隐私文学？说不定将来会有这样一条法律，禁止作家写梦呢！所以我实在犹豫。可是第一，我想到流产不算杀人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；第二，我想到写梦虽不道德，毕竟比无中生有的流言诽谤要高尚得多，现在后者还很少受到

法律制裁；第三，我想到祖传的逃遁之法，足以使我得到解脱，便也放心了——我可以“土遁”；并不是我窥视了这些人的梦，实在是大地母亲在伸懒腰、打喷嚏的当儿，对这几个熟睡的人所作的心理分析……我躲到“母亲”的背后去。

所以，我是把他们的梦写出来吧。

老头子的梦是桃色的。

睡觉之前，他坐在写字台前，翻了两个小时的发黄的纸本本。那是他这一辈子的风流帐，他给女人们的情书集。本子里一百多封情书，是他分别写给十个女人的。这些女人按年龄的顺序排列，恰好是一个完整的梯形结构，老、中、青三结合。最老的一个与他同年。是他大学时期的同学。最小的一个，则可以作他的孙女，刚刚二十三岁。噢，请别猜疑他与这些女人之间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或什么不轨行为，天理良心，绝对没有。他所有的仅仅是一种纸上谈情的癖好而已。

人的癖好本来是各种各样的，我们绝对不应该少见多怪。像贾宝玉喜欢吃女孩儿脸上的脂粉就应该视为正常现象。因为据说脂粉由花粉研制而成，不但其味甘甜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B C D。贾宝玉只不过是馋得出奇罢了。但是，我们这位老头子的癖好，确实有一点奇怪。纸上谈兵还可以沽名钓誉，哗众取宠，蒙混那些不懂打仗的人，纸上谈情为了什么？据他自己说，不为什么。就是一种癖好。这样做他心里感到舒服、高兴。但是，了解他的经历的人，却说这种癖好的形成是由于一种特殊的心理需要。

他出生在一个县城的富庶的商人家庭，相貌也算得上风流倜傥。为了收拢他的心猿意马，他的父母让他十八岁的时候就

成了婚。妻子是当地有名的大家闺秀。虽说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但皮肤白净，性情温柔，所以他也感到了满足。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遗憾，他不曾认真地谈过恋爱。妻子文化不高，对书来信往的谈情说爱没有兴趣，倒认为丈夫轻薄，时不时地来几句规劝。这样，他在书上学的，心里想的那些美好的词句就无用武之地，大煞风景。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弥补的办法，偷偷地为同班的一位女同学写信。于情有补而于理无悖。这就是这种癖好的萌芽。

结婚以后两年，他有了一个儿子。但是也就在这一年，抗日战争爆发了。他便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，告别了父母妻儿，抛弃了舒适的生活，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。革命的戎马生涯，紧张而充实，但是有时也难免有一种感情上的思念和焦渴。当那种思念和焦渴十分强烈的时候，他便会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周围的女性当作自己假想的目标。熟稔的，在无人看见的时候开几句不荤不素的玩笑，偶尔也动动手脚；不熟的，便在这个本子上写几首情歌或几篇情书，用文学去抚摸人家美丽的眼睛，光滑的肌肤，或者干脆赤裸裸地写上几句过瘾的话：

“这个小妮子，实在惹人爱。有情又有貌，有德又有才。但愿有一天，把她娶过来。”反正他不会让人家知道，也不打算付之于实行，所以算不上重婚罪。

战争结束，妻儿团聚，果实丰硕，工作顺利，从而揭开了他的生活的新的一页。也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候。按理，应该结束这种纸上谈情的把戏了。可是无奈何已成癖好。而且，又处于年富力强，想入非非的年纪，身边又常有一些有知识文化、又有美貌风度的女孩子，不由得情牵意惹。可是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不，这时候连口也不能随便动了，领导干部，共产党

员，一言一行都要考虑到群众影响。这样，纸上谈情便又成了自我疏导情感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。结果，这期间的情书集又丰富了不少。

这以后，是21年的沦落。职务被撤销，党籍被开除，劳动，改造，改造，劳动。过的是绝对的现实主义生活，完完全全地和妻子互相厮守。再也受不到女性的青睐了。可是，恰是在这样的生活中，需要为自己制造一点浪漫主义的气氛。所以，情书照样写，以妻子为目标。

老头子不曾认真地分析过自己的这种癖好，总觉得不过是玩玩而已。别的男人就不玩这样的把戏吗？有的比他还厉害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一本发黄的情书集，如今成了他今天的精神食粮了。旧癖好生出了新癖好：一遍又一遍地翻阅这本情书集。而且一边翻阅，一边回忆，想起了每一封信写作的背景，奉献的目标，有时得意洋洋，有时唉声叹气。像演戏一样，每晚都要演一遍，不演完就睡不着觉。

昨天晚上，他就不止翻了一遍了。简直是翻得爱不释手。因为受了一点官能刺激。干闺女和干女婿在他面前表现了过分的亲热。而这又是他挑逗起来的。他喜欢看年轻夫妻的卿卿我我，这好像又是一种癖好。说不清这种癖好从何而起，只是感到它日渐强烈了。他就是为了这个而把干闺女和干女婿请进这座小楼里来的吗？记不清楚了。只记得老太婆活着的时候很不喜欢这个干闺女，还有点醋意。他为了证明自己是柳下惠，便亲自选了干女婿，把他们安排在老太婆的眼皮底下，自然也是自己的眼皮底下。老太婆果然不再吵，而他的生活也多了不少乐趣。小楼里好像多了一盏日光灯，分外明亮起来了。一有机会，他就把这对小夫妻叫到自己的房里，与他们没大没小地说

笑，挑逗着干闺女在丈夫面前撒娇，他在一旁看着，像看动人的爱情戏，心里甜甜的。结果竟到了昨晚地步，干闺女当着他的面在丈夫脸上咬了一口。

小夫妻做完了这出戏，嘻嘻哈哈地相拥着下楼去了，楼梯上马上暗了下来，老头子突然感到了像被遗弃在荒郊一样的寂寞无靠。干闺女毕竟是属于她的丈夫的。于是，他便从这本发黄的本子里去寻求那些属于自己的温馨的记忆。

他想起了十个女人中的一个，那个真正使他动过情的女人。她是他春风得意的年月里认识的一个女记者。那时候，他的社会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系，成为引人注目的党内专家，只有二十多岁的女记者来采访他，写出了好几篇充满热情的介绍文章。而且，就在采访过程中，她真心实意地爱上了他。要嫁给他。如果不是怕当陈世美，他真想娶她。那年月，家庭改组派多的是，让人议论议论也没什么可怕，没有几个陈世美被开除党籍的。可是他可怜老婆孩子，觉得老婆在那些艰难的年月把孩子拉扯大很不容易。而儿子，当时也正是读书的时候，总不能还让他跟着母亲回到县城去。就这，孩子对他已经生分了。

当然，女记者后来嫁了人，嫁了一个地位比他还高的人。当时，他很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，认为为了妻儿牺牲自己的感情是值得的。可是今天想来，他却十分后悔。早知道后半生如此坎坷，何不抓住那一点现实的东西享受一下呢？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女子呀！刚才干闺女问：“爸爸，有人这样咬过你？”他脱口而出：“有，但不是你妈妈。”干闺女追问是谁，他就不好说了，因为不知道人家现在在哪里。这一辈子，会不会再见到她呢？

老头子就是怀着这样的思念入梦的。现在，女记者正向他走过来，面貌体态都像三十年前一样娇好。头上戴着白花，她的丈夫死了。她笑嘻嘻地站在他面前，说“终于找到了。”他把自己的腮帮伸过去。

地球就在这种时候伸懒腰，打喷嚏，他怎么愿意理睬呢？他以为是有人跟他开玩笑，把他拉到船上去了呢！

阁楼上的男人作梦从来不带彩色，一律是黑白的。不过今天也例外起来了。当地球恶作剧地摇晃的时候，他正在梦中分娩呢！他梦见自己肋骨里蹦出一个孩子来，落地就会跑会跳，还会叫爸爸。他被叫得心里甜蜜蜜，就伸手去抱孩子。谁知孩子突然变成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子。他一下子像掉进凉水里，身子从里往外冷。什么人和他开这样的玩笑？他气得大喊大叫：我要的是儿子，不是爸爸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妹妹揪住他的耳朵拼命地摇，问他是不是活够了。他醒了，抓起桌上的一副扑克牌，踢里沓拉地跟着妹妹走下楼去。

“现在还丢不下你那副牌呀？”妹妹没好气地问他。

“哎，到地府跟阎王爷打。”他说。

“你有这个胆量吗？”妹妹抢白他。

“到阴曹作鬼的时候，我说不定就把老脾气改了。”他说。

他从来不与别人一起玩牌。据他说，是因为和别人赌输赢没有意思。他天天离不开牌，但都是一个人玩。把一副牌一分为二，也把自己一分为二，自己赢自己，自己败在自己手里。这就叫一分为二，合二而一。

他们走过二楼的时候，发现老头子还在房里翻腾什么。干

闺女生气地走进去，一把抓住老头子：“不想活也想要个整尸吧？何必在这里等着楼房倒下来把你压成肉泥！”老头子把那本情书集揣在怀里：“死？刚才我还梦见美人来找我呢！”阁楼上的男人对老头子伸了伸胳膊，致意不像致意，搀扶不像搀扶。三个人总算下了楼。

楼下已经挤满了人，住在楼下的那对夫妻最先从梦中醒过来，看到院子里人头济济，人声鼎沸，把刚才作到一半的梦都吓忘了。他们一面把院子里的避难者都往屋里请，外面太冷；一面去叫醒楼上的老少两代光棍汉。现在，总算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平时看起来傻头傻脑的干女婿，今晚表现得特别冷静和干练，他不但让一家人都穿上了足够的衣服，还利索地收拾起两大包细软，准备随时逃跑。邻居中原来有人看不起这对年轻的夫妻，以为他们企图侵吞老头子的财产，这时候也改变了偏见。

现在，大家一起等着——死，或者是活，好胳膊好腿地活，或者缺胳膊掉腿的活。各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奇奇怪怪的感觉和想法。但是一时之间，谁也顾不得说什么。反正，是死是活，有这么多人在一起，总比一个人要好得多。这是大家熟悉的哲学，一个筷子易折，一把筷子捆在一起，就折不断了。当然，没有把用刀剁，用火烧等情况考虑在内。要是地球真的胆敢把我们这么多的人一口吞进肚里去，那么我们的骨头也够她咀嚼的了，起码可以把她的大牙和门牙咯掉几个，让她从此不能为天下母仪。单凭这一点想象，也可以安心一些了。

于是乎，阁楼上的男人又慢条斯理地玩起他的牌来。他觉得在这种关键时刻为自己卜卦可能是灵验的。他正好面临着一

个十分重要的课题：与昨天见面的那位姑娘可不可能结合？过去，人家也把他拉去见过几位姑娘，可是没有一位能令他认真地考虑过，唯独昨天的这位姑娘，使他动心了。这姑娘吸引他的地方，不是美，也不是娇，而是里里外外透露出一股灵气。昨天夜里，正是为了考虑这个问题他才灭灯睡觉的。

耐不住寂寞的男人们不知不觉地凑到阁楼上的男人身边来，要与他一起玩玩，可是被婉言拒绝了。于是，他们想到了耍贫嘴。知识分子身上最最“特长”的，自然要算一张嘴了。靠嘴皮子吃饭，也靠嘴皮子安慰自己，温暖自己。现在，又是发挥“特长”的时候了，至少可以温暖温暖喉咙，冲淡一点焦灼的情绪。

这次地震来得突然，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预报。于是，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地震预报当作闲聊的话题，恭维起地震局来。有人推测，地震局早就预测到今天的地震，仅仅是害怕惊动大家的美梦而不作预报的。

一直闭着眼睛想自己的心事的老头子突然睁开了眼睛，吐了一口痰：“谁说他们怕惊醒人家的美梦？我的美梦就被他们惊醒了！”

“爸爸！”干闺女叫了一声，提醒老头子不要乱说。

可是老头子还是说出来了：“我正梦见一个美女……”

紧张的人群中发出了一阵笑声。传达出各种各样的含义。

干闺女对大家说：“我爸爸最会说笑了。”

老头子不服气：“我说的是真的。我最讨厌假正经了！”

人群中又发出一阵笑声，所包含的意义更为复杂了。

干女婿不想让妻子再插嘴，便慢慢吞吞地岔开话题：“我不相信我们的地震预测水平已经像报上说的那么高。我是搞新

闻的，我知道我们很多新闻都是糖精加水炮制的。吹牛。”

避难的人群中有一位年轻的安徽保姆，这时忍不住多嘴多舌：“那你成了吹牛老师了？你为啥要当这样的老师呢？”

“跟你一样，为了吃饭。”干女婿回答。

安徽保姆叹了一口气，能不吃饭就好了。

有人笑着接了一句：“这容易。说不定几分钟之内脚下这块地皮就成了一个黑洞或一片汪洋，我们大家就一齐奔赴一个真正的大同世界，也不用吃饭了。”

气氛马上又有些紧张起来。真的一说话间，地皮又轻轻地摇动了一次，会不会来一次更大的震动？

安徽保姆突然抽泣起来，真的死在这里，连个收尸的人也没有，爹妈还不知道呢！

老头子紧闭的眼睛又睁开了，注意地看了看这个安徽姑娘，向她招了招手：“别怕，你挨着门坐，一有动静，你第一个跑。世界上的人可以死绝，可是唯独少不了姑娘！”

说得姑娘破涕为笑：“俺哪能只顾自己，还是应该你先跑。”

“别争了！”年轻的女主人笑嘻嘻地站起来：“我来说句公道话吧，年轻的先跑。所以，安徽保姆之后，应该轮上我。”

“下一个呢？”有人打趣地说。

“自然是他！”女主人指着自己的男人，“要重新创造人类，夏娃离不开亚当。”

老头子摇摇头：“没听过一副对联吗？留留恋恋，恋恋留留。不留不恋，不恋不留。”

千闺女一招手：“为什么不念下联？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。

先生先死，先死先生。”

人们哄堂大笑了。

老头子嘿嘿笑着：“好好，我一定最后一个逃跑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回房去罢。”说着，他果然站了起来，固执地走上楼去，谁也劝不住。

阁楼上的男人这时才抬起头来看看大家。他已经用扑克牌算过七次命了，每一次都是好结果。他把牌一收：“放心！今天谁也死不了，回家睡觉去吧！”说罢，他也上楼去了。

大家怔怔地望着空空的楼梯，弄不清这爷俩哪一根神经搭错了。

人们折腾了一夜，也没有等到什么新的消息。看来，地球仅仅想让不知足的人们尝一尝大难临头的滋味，并不想把他们从背上甩下去。后来，地震局发布了新闻，说那天发生的算不上是什么地震，而是别处地震的余波。震中在远离此地几百里的海里。而且，据他们预测，最近一段时期内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地震。

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。生活很快又回复到原来的轨道。开始几天，人们还彼此询问那天的情景、感觉，后来也觉得乏味了。听说那天有几个学生吓得从窗口跳出去，摔成了残废，人们也只是“噢噢”应两声，并没有表示出多大的同情和惋惜。住在这个宿舍里的知识分子们，应变的能力要比学生强多了，他们既没有学生那样对自己生命的无限热爱，也没有学生那样的跳楼的勇气。要是他们也一遇危险就跳楼，哪里还能活到今天？

但是，我这里描写的也许只是表面现象，一次关系到生死